

卷之三

演及辨

PDG

中國藏學漢文歷史文獻集成

張羽新 主編

中國西藏及藏區方志彙編
甘青川滇藏區方志彙編

第五十三冊



學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區方志彙編/張羽新主編。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9
(中國藏學漢文歷史文獻集成)
ISBN 7-5077-1862-X

I. 中… II. 張… III. 藏族-民族聚居區-地方志-彙編-中國 IV. K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78995 號

ISBN 7-5077-1862-X



9 787507 718621 >

書名:中國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區方志彙編(全 54 冊)

作者:張羽新 主編

總策劃:孟白

責任編輯:洪文雄

出版發行:學苑出版社 E-mail:xueyuan@public.bta.net.cn

印刷裝訂:北京大興韓營古籍印刷廠

開本:850×1168 16 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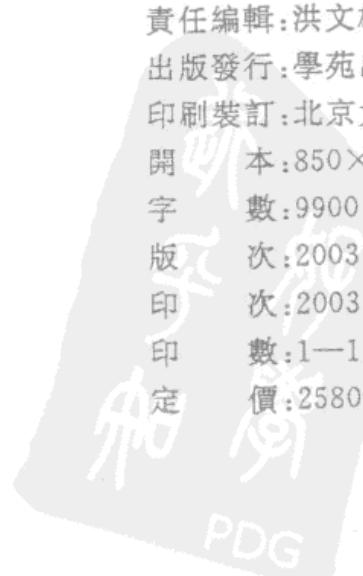
字數:9900 萬字

版次: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120 套

定價:25800.00 元



第五十三册目录

西藏史大綱

西藏史地大綱

西藏通覽

世界進化之階級莫不始於圖騰繼以宗教而成於國家方其為圖騰也其民漁獵至於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間其相變而轉變者以遊牧為最後由宗法而進於國家而二者之間其相變而轉變者以封建為最久方其封建時代民農耕稼也獨至國家而後民農工商四民備其羣相生相養之事乃極盛而大和強立蕃衍而不可滅此其為序之信如天之四時若人身之童少壯老弱有遲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若蟲等而進其盛也雖不啻強成軍國社會而其衰也則崩瓦解仍回復其漁獵遊牧耕稼之原狀抑又聞之自其恒幹之所服習者言之則命曰政治自其恒幹之所服習者言之自其智之所執著者言之則命曰宗教政治必相附麗不然不可以久其由甲政治以入乙政治也必有新宗教以慰勉之而其將出乙政治以入丙政治也例先徵撫其宗教而後政治由之而變未有舊教不變而新政可由中而變者故其宗教與政治附麗者其狀與宗教與政治附麗者其變雖此人天之大例也西藏一宗教之國也由佛教而紅教由紅教而黃教今則世界文明日進恐黃教不可維持矣夷考尼雅持贊博汗時代由佛教而進於紅教勝四方各部落而為八十八萬土伯特國主尼雅持贊博士一異相子命名曰哩勤丹蘇隆服經域雲汗修明政治以經教引導部內群以爲大悲觀世音菩薩出現能轉十全法

西藏史大綱

輪之禪聖求婚於巴勒布圖巴幹爾瑪汗妻以女齋法輪佛像及各種經卷復求婚於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和親公主以平日供奉之釋迦牟尼佛及支秘密算各經如意十三史化導彼俗由是建立廟宇繙譯經咒屏去十惡罪狀宣布十善福事於是愚蒙之土伯特地服其教者如仰旭日矣然而紅教之弊政教混合傳于而不傳貞宗法之封建也迨宗喀巴創造新教改紅衣爲黃衣一新耳目於是二大弟子達賴喇嘛班禪額爾齊尼轉世掌教傳衣鉢而互相師友雖以土地人民爲私有未脫封建之思想已破宗教之範圍矣夫資營業宗奉資之盛也勇略蓋世四鄰豐財國賓等國無不同化勝兵數十萬內擊吐谷渾不能支還於青海之濱氏畜多爲所掠淮藏鹽商白蘭諸羌此兵於松干西境其土宇廣漠無垠北至于關西至拉克南越喜山而及印度之孟加拉(時孟加拉國)其聲威遠播猶可想見迨與唐納和文化西漸於是覺經普濟所有牛靈更廣建金剛廟宇遍達邊界中神道羅刹八部精靈鬼怪無異奴隸固無之建也而恃武力以內侵且戰且和與唐相終始以致強臣樹威於外民力內困於中賤老童壯反爲風俗而千百餘年自封故步仍繼其秘密國之政策宗喀巴之黃教能使內外蒙四衛喇特各部之酋長擴招然有施不稱其人民繩行沙皮膜拜不絕於道而政權屢易一困於窮實汗再困於準噶爾三困於廓爾喀有清一代以宗教之信仰極以邊際政策輔以兵力總得收入版圖而外疆頗仍英俄

互誘至西金條約訂城下之盟國勢一落千丈矣由此觀之西藏未嘗無人才當其初挽三蠻後皆有併吞八荒寧壽萬有之機使其後人席祖業迪前光繼長增光造詣何可限量乃坐擁寶山株守舊法由外交閣上下爭利本實權而風雨搖之誠肺病而陰陽乘之哀彼蚩氓罹錢鏽充機械積尸爲阜流血成河截骨及溺淪胥以亡甚矣進化之不可謂而幾也竊顯治透政者鑒得失之林考盛衰之故勿以日暮之更張謂可以起衰而以興廢我抗也又勿據擅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言進以為破壞之事也過氣日亟後患方長毋趨捷於近功乃漸漸於正軌讀書明理以淳其性正德利用以厚其生雖曰偷荒立地成佛謹迂謬敢告象胥是爲教

西藏史大綱

西藏史大綱	神權肇始謂始於石火食之先然荒遠難稽矣其人種或曰三苗遺裔或曰印度儕儈若難實考其見於正史者謂爲羌髮轉爲吐蕃南北朝時已通中國而文化構通斷自唐初因以唐爲斷而略叙其開幕
第二編	敘古代以迄唐末
第一章	西藏發祥時代
第二章	巴特馬撒巴幹之有功宗教
第三章	亞其薩之改進
第四章	尼雅持贊博之世系
第五章	文字之始制
第六章	勢力之東漸
第七章	布達拉之始建
第八章	中土之連和
第九章	吐谷渾之被吞與唐失和
西藏史大綱	目錄
第十章	西突厥之失陷
第十一章	吐蕃之中衰
第十二章	五朝貢之中興
第十三章	透乘亂之盜盟
第十四章	長安之失守
第十五章	通和後之助平內亂
第十六章	與南詔合兵入寇
第十七章	尚結贊之反
第十八章	南詔內附斷吐蕃之右臂也
第十九章	唐與南詔之復侵地
第五章	趙宋玉斧割界大渡河以外已非中原所有遑論乎河湟以西夏遼金史事莫詳間考金石均空象教亦相交通究無關乎政治至成吉思汗統一環球信用喇嘛勢力無上廢費尤巨以永樂踰元之習

西藏史大綱	沿至正嘉邊事日亟固始漢遂執藏之牛耳敘元明之信仰
第二編	敘元明之崇拜喇嘛
第一章	元成吉思汗之信佛止
第二章	元世祖之尊國教
第三章	發思巴之制蒙文
第四章	番僧之盜陵
第五章	喇嘛之橫行
第六章	布施之糜費
第七章	宗喀巴之創黃教
第八章	法王之紀元(世系附)
第九章	明初分封之政策
第十章	正德之迎達賴
第十一章	固始汗之入藏
西藏史大綱	目錄
第十二章	蒙古之信仰
有清	一章黃教爲國教用以降伏蒙古遂收西藏入版其中約分六時期(一)萌芽時代(二)漸進時代(三)頓挫時代(四)全盛時代(五)退化時代(六)衰敗時代
第三編	敘清與藏關係年史
第一章	固始汗之介紹
第二章	崇禎朝之遣使
第三章	伊喇固克散之入覲
第四章	寫書達賴等
第五章	藏巴汗之被戕
第六章	以土有清與藏交通萌芽時代
第一章	迎達賴喇嘛來京
第一章	達賴喇嘛等之貢獻
第三章	第巴噶舉噶爾噶蒙古以歸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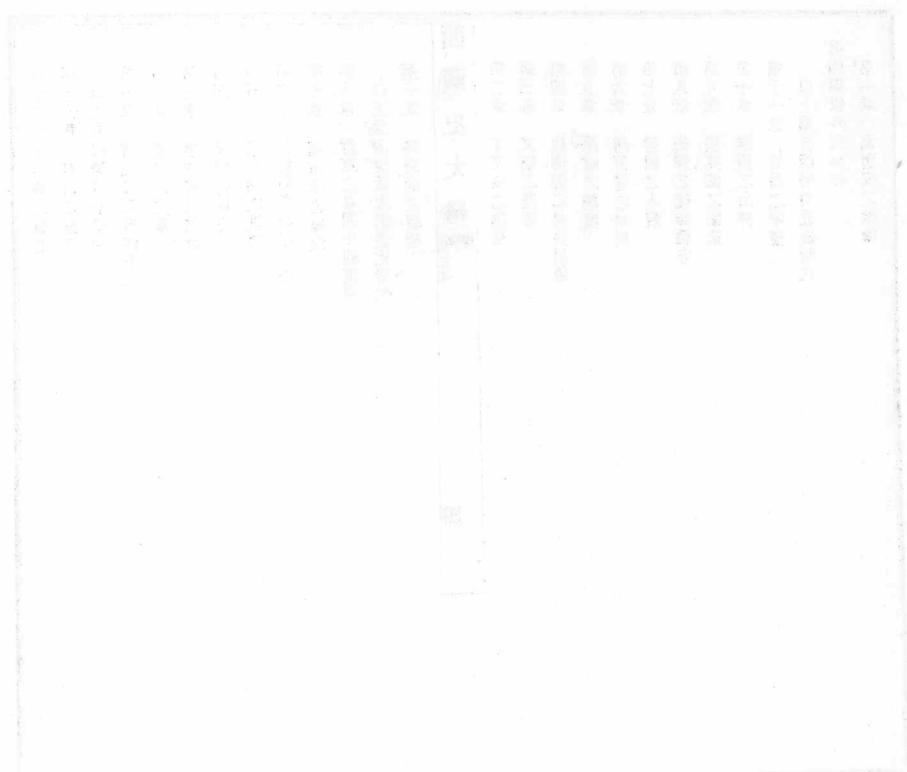
西藏史大綱	
第四章	闊化王之假名入貢
第五章	達賴喇嘛之入覲
第六章	吳三桂之賄藏
第七章	論巴之乞討
第八章	達賴圓寂之披露
第九章	拉藏汗王之厚葬
第十章	年羹堯等之小藏
	以上爲有清勢力入藏漸進時代
第一章	允禩之召還
第二章	延信罪狀之文致
第三章	青海之平定
第四章	年羹堯之駁死
第五章	達賴喇嘛之請川邊
第六章	康熙尊之全權
	以上爲有清勢力頓挫時代
第七章	頗羅連之晉爵
第八章	噶布倫之分權
第九章	雙忠之殉職
第十章	班禪之入觀
第十一章	廓爾喀第一次之授藏
第十二章	廓爾喀第二次之授藏
第十三章	駐藏大臣之尊崇
第十四章	呼必勒罕之製瓶
第十五章	兵制之改革

西藏史大綱	
第十三章	銀幣之製造
第十四章	財政之監督
第十五章	以上爲有清勢力全盛時代
第十六章	哲孟雄之內徒不允
第十七章	著者之改革
第十八章	賽沖阿之敷衍
第十九章	貢使之被盜
第二十章	惡八站之阻滯
第二十一章	二胡圖克圖之久詔
第二十二章	噶布倫之新設
第二十三章	哲孟之互閏中朝漢說
第二十四章	以上爲清遷藏失策退化時代
第二十五章	葛秉景之取義
第二十六章	自序
第二十七章	丁文煥之撫藏
第二十八章	文碩之罷官
第二十九章	鹿傳霖之用兵川邊
第三十章	蔡鍔之翻案
第三十一章	趙佩豐之用兵
第三十二章	達賴之入覲
第三十三章	達賴之擅離職守
第三十四章	張英棠之使藏
第三十五章	班禪之出奔
第三十六章	達賴之爭權
第三十七章	以上爲有清勢力衰敗時代
第三十八章	福康安之檄諭
第三十九章	平定回疆事件

- 第一章 外人之遊歷
- 第三章 英人之助哲
- 第四章 英人之利譯哲
- 第五章 布丹之割地
- 第六章 許英人之入威 (烟台條約附)
- 第七章 圍英人之入威 (煙臺條約附)
- 第八章 印度條約
- 第九章 緒訂印西條約 (英國藍皮書附)
- 第十章 遼瀋喇嘛罷革之結果
- 第十一章 遷鎮復辟之失敗
- 第十二章 班禪之原因
- 一 論點
- 二 論點
- 三 論點
- 四 論點

西藏史大編

七



自古未開化之國必有種種神權以震耀於一世蓋人民智識未開迷信遂甚猶扁舟之入大海神經錯亂幾無一定方針見有人創爲宗教則在其神奇爭先恐後膜拜不遑故無論何地皆有宗教亦皆有造宗教之人如誤學狀德之於印度摩西之於基督教迦牟尼之於佛教皆是釋迦牟尼佛者即第一輩始傳卓瑪佛也至第七輩王即甲噶爾南方華打國王子親至蓮花祖師傳道處與諸佛祖會晤謂經預言將來西方達賴喇嘛歷世出世緣由至第三十二輩那東王即甲噶爾葉叢納領王子預言將來轉生西藏以興佛教第三十七輩益西係甲噶爾巴王子由印度甲噶爾遷居西藏營湯帳地方隨有材能士十二人迎立爲藏王是爲佛教入藏之始。蓋唐太宗時，吐蕃王松贊干布遣使求請，太宗許以女孫文成公主嫁之。貞觀十四年，唐太宗派大臣賀蘭汗率軍西征，大敗突厥，並派禮部尚書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等持符節赴吐蕃宣慰。長孫無忌在《唐書》中記載：「突厥亡，西突厥滅，樊尼乃率衆西奔，濟黃河，踰積石，居跋布川，或遇婆川，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羣羌歸之如市，遂改姓突厥。」

西藏史大綱

之無教。舉行驛逐，全藏底定，百姓均獲平安。第四十一輩扎細爾係西藏王子，創建各項器

具，並演說佛法。導人爲善。佛教漸興。第四十二輩拉地徒熱係西藏王子，年至八十歲時，由天墮下水晶佛塔，及奪舍桑布經，邦工恰甲經，並聞空中語云。此項經義，俟五輩時，自有人知其詳細。於是西藏始傳佛經。此經傳所傳之世系也在西藏史家以貴族固不佞。故遠溯印度釋迦，以焜煌前人之烈。而稽諸正史，輒謂即三苗所竄之三危，如祁韻士譜部要略，黃善著西藏圖考，則土地潤東方之版圖也。其土著固黃色之人種也。按藩部要略引禹貢導黑水至

斯藏地西藏圖考西藏古爲西南徼外諸羌戎地。其先爲伯夷南炎帝之裔也。舜徒三苗於三危三危者爲喀木，爲危，爲蔽，喀木亦曰康。即今打箭爐、理塘、巴塘、察木多之地，危亦曰衛，即布達拉。亦名拉撒諾。今稱稱藏。後藏即拉什倫布，本拉藏汗所治。今稱後藏。禹貢曰，西戎即劍，即松茂，威保，及衛藏諸羌是。秦時有羌無戈爰劍者。（一作無戈爰劍，羌人謂始爲無戈，爰劍其名也。）被牽執以爲奴隸，故稱無戈爰劍。）爲秦序，後得歸屬。至晉孫思時，秦兵臨境，滅狄羅戎忍之季父印長秦威，將其種人附落南，出歸支河西數千里，賜支者

可謂言之而人種目東徙，則可確證。不然，達賴班禪呼畢勒罕，大都出於衛藏。或西康青海從無出於甲噶爾者。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章嘉呼圖克圖，歸化城厄奇木呼圖克圖，及其他呼圖克圖之呼墨勒罕，非出於衛藏，即出於甘青，可見喀木青海之於西藏，如晉陝之密切，非秦越之肥瘠。其中始有數千年血統之關係與。蒙所見近時之達賴班禪，及其塔布卓尼爾，無一非黃色人種。至民國改組後，達賴所送堪布，間有黝黑者，蓋據遠不取嚴格，難保非印度齒人之魚目混珠矣。

西藏史大綱

可謂言之而人種目東徙，則可確證。不然，達賴班禪呼畢勒罕，大都出於衛藏。或西康青海從無出於甲噶爾者。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章嘉呼圖克圖，歸化城厄奇木呼圖克圖，及其他呼圖克圖之呼墨勒罕，非出於衛藏，即出於甘青，可見喀木青海之於西藏，如晉陝之密切，非秦越之肥瘠。其中始有數千年血統之關係與。蒙所見近時之達賴班禪，及其塔布卓尼爾，無一非黃色人種。至民國改組後，達賴所送堪布，間有黝黑者，蓋據遠不取嚴格，難保非印度齒人之魚目混珠矣。

西藏史大綱

于第三章追溯宗教之發源。爾時巴特沙拉國之烏雅納汗生一子其髮圓旋牙如白螺手足如鵝掌目如烏雀下睫上附諸妙相全備令善占之必喇嘯占曰此子麌父應殺之其父勑官屬往殺之加諸鋒刃利器皆不能傷於是計窮野以銅匣裹擲恒河中有附近外沙里城之種地老人適在江岸種地見江面有漂浮之匣擗取開看見一端正小兒此老人因無子嗣欲養之遂置樹林間群鳥銳鮮果衆獸銳肉以哺之後能言因問我係何人，爲誰之子老人悉以前事告知之遂啓漁舟向東過雪山而去至拉里雲托山由拉里驅勒

不答言。但願手以食指天。衆見其相異常人。咸歎曰。爾殆始天之子手。乃答曰。我是天子。乃古昔
書合舊鴻。由爾自生之後。竊三焉。哈薩鴻。迪連咱汗。天三語爲衆所推崇之汗額訥特阿克肇造之王途。

特以土所述世系，與前互異，此出於蒙古源流，彼出於經傳，均是根據佛典，殆如三傳同出

第四章 始制梵文及定刑法

將從前事跡謠言告發知衆皆謂前此浮江不死還沒得衆鳥爭鳴是眞天子也遂縛木橋以爲通冥令坐其上昇上聽雪之春布山嶺衆皆歡喜大戊申卯汗位遂稱爲尼羅特贊博汗由此時四方各宗落而爲八十八萬土伯哈國王

遂將叛逆之隆納木蘇徵於汗之三子中誰所立福晉云我從前生博羅咱時夜夢與白色人同騎迨後
產一卯此子出卯兒現此富是一有福佳兒官將彼迎至於是迎博羅咱即汗位稱為布迪泰烏勒汗
其子曰魯勒哈拉凌魯勒哈生庫魯木凌庫魯木凌生伊貴勒瑪凌稱為六賈汗自六汗改葬後始
立墳墓伊實勒瑪凌之子曰德爾開木松德勒開木松生迪斯巴勒迪斯巴勒牛迪雅迪妻雅生薩喇
特那穆薩喇特那穆薩喇特那穆薩喇特那穆薩喇特那穆薩喇特那穆薩喇特那穆薩喇特那穆薩
洞哩洞哩之子曰都克迪都克迪生特托吉哲贊特托吉哲贊生拉托哩年贊拉托哩年贊生於
戊申年即位於丁卯年時年甫二十歲一日正坐溫博拉圖宮中見有百目饑海經高尺許
金塔六字全鑄之寶匣薩瑪多克經自空中齊落宮中金幔上因諸人不識遂埋於地下
由此汗福分消滅國中生產多日眇者糧食款收饑餓死病不絕鼠患甚生如是越四十年
後忽有五士人來見汗歎曰大汗從前御河將天上帝降之物掩埋言訖即不見汗即時委
內官等取出其四種寶物繫於腰項故諱稱汗多方供獻汗之福祉由此新增生子俊秀
米穀豐稔無有疾疫安享太平矣余遊各廟廟廟旗杆及大樹高處均將印成佛經之布

西藏史大經

西漢書

觀世音菩薩，白色究竟天下降，化入額納特柯國喜哈拉海邊界，所理之一蛇心麻羅移移山，於拘那含佛時，發芽，於迦葉佛時長成樹，至釋迦牟尼佛時花盛開，果實成熟，白佛涅槃時，又復倒伏，為塵土所壓，今欲取出，諸此十一面觀世音菩薩至彼星哈拉海邊，彼處有臥象一羣，中有一紅鼻大象，伏臥，耳墜一牛黃穗，名曰阿蘭札幹爾達象，驅令走避，將所馴地罷開，蛇心麻羅樹，即在彼處，傳騷已，此所化之僧，藉通神力，須臾到彼，見有羣象伏臥，遂將象驅走，象不肯遠去，屹立以俟，將割麻樹枝，忽聞有聲似稍稟，於是自然化成之一面觀世音菩薩，即時顯靈，復於迦葉佛持受之花輪塔內，獲三佛舍利子甚多，其阿蘭札幹爾達象作人語，向化身云，爾汗昔日曾求福於我，今既遺忘，又復向我顯然奪取，我後世必轉一大劫汗，壞其政律，遂設惡願等語，於是奉菩薩像上，灑於汗，並以大眾之言具奉，汗降旨云，吾前為額納特柯國喜哈拉公主主時，造成沙隆喀頑彌塔，求福，原有一貢士行走之牛，因遺忘未曾設願，其牛甚惡，遂氣憤設立惡願，我於是小另設尊願矣，迨至今世，其象臥於大悲觀心音菩薩之下，則妬心俱滅，自易化服，但欲化服此象，仍須狀躬，按普習於全盛時代，而己種期達爾汗滅佛之禍矣。

第四十三葉 賛普吳崇弄識（按唐宗弄讀唐書作贊普弄識藏經中作松贊等布衛藏通志作曲結松贊喝木布，贊普通志謂彊白贊，丈夫曰普，故其王號贊普。通考則謂突厥利庭孤有子樊尼其主傳擅爲乞伏彊盛所滅，樊尼率衆種依羌渠蒙遜其後子孫西徙時爲烏松郡王。與王海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群衆，日以彊大，遂改姓突厥音反突厥以爲郡承武，因號其主曰贊府。貢臣曰王海不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猶提悉補野因以爲姓。宗教源流考，贊普係西突厥號，從單于可汗之類，紹按張其勳之說也。唐書凡吐蕃之嗣位爲王者皆曰贊普。）係西突厥王子，初生時，頂上時現有朗眉佛像，及長移居噶勒丹寺，汪古熱山，其容貌與廟塑之觀世音菩薩無異，藏中俗俗，隨公同前往山頂靜處，迎歸，立爲藏王，條明正教，地廣兵彊，四鄰畏之。於是始遣使通中國，貢方物。是爲構通山國之始。

右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出閻水道，右領軍將軍羽蘭，出洮河道，並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擊之。進達爲先鋒，夜鑿其營，斬首千級。初，弄贊之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而自縊者八人。至是始懼，引兵而退，遣使謝罪；固請許之。十四年遣大論（論西蕃天官名，今譏布倫猶沿此稱，見宗教源流考），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爲聘，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誘迎，築館河西，弄贊率兵次柏海，親迎於河源執子婿禮甚恭，見中國服飾之美，慙縮如鼠，歸因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當築一城以夸後世。至今大招有柳二株，相傳爲唐時所植考古者所宜研究也。

西藏史大綱

五
西藏史大綱

經爲要憲，彼自然化生佛自兩目中射出霞光一道，汗顏之見，一道光耀駕巴勒布國之巴勒木巴
齡留汗之公主，公主深甲申所生，年十六歲，面色潔白，端雅美麗，體淨無瑕，口吐優鉢
羅香氣，是莊嚴富麗之王者，復見霞光一道，照射中國唐太宗文成公主亦甲申年所生，年十
六歲，面貌端秀，端雅美麗，體淨無瑕，口吐哈里施檀香氣，是通明經卷之王也。於是汗欲
求婚，先遣大臣道密織布喇刺爾噶爾布巴二人往巴勒布國求公主爲配，訓以多方剛柔互用之策
於巴勒布汗，即允所請。公主乃白衣敕度佛母之化身，公主之來也，以迦葉佛持受之不動金
剛薩勒法輪及牛頭旃檀，自然化成之白衣敕度佛等，三尊佛像，及巴勒布各種經卷，並齋
至土伯特地方，正歲次己亥，汗年二十三歲，與巴勒布公主完婚，使者還，安語曰：臣初至唐
，虐待我甚厚，許尙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廷，相離間，唐禮甚衰，亦不許昏，弄譖遂發兵擊
吐谷渾，立吐谷渾不能支，走青海之陰，索取其實畜，又攻肅州白蘭寨，即今之維吾爾之勒兵
二千萬人屯松州西境，（即今松潘衛士司地）遣使貢金帛，且云迎公主，曰公主不至，我且
深入，尋遣攻松州，敗都督韓威，羌酋國州刺史別駕龐施，諸州刺史納利步利，並以州叛歸
之，乃詔更部尙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右領軍大將軍就失思力，出白蘭道。

西藏史大綱

鐵以堅防禦。（接呼圖克圖寢室，外必掛虎皮。或以布作虎形，懸於戶外。孝欽后寢宮壁上均掛刀鎗。蒙古貴族亦懸弓矢、烏鎗刀劍，殆沿此制。）其上汗寢室與拜干薩寢室隔絕，頂皆平坦。（今口外喇嘛廟有屋頂半搭者，屋頂有煙燭，迎賓客或誦經，則於此鼓吹。）塔銀橋一道，以通往來，唐公主塔旁又釋迦牟尼佛，拜于薩帝墨尼居多爾濟佛拜于薩俄修廟宇，汗擇地興修。唐公主卜算蘇地勢，乃妖女仰面之象，拉撒海子乃妖女心血，是爲海眼，須將海眼壘塞，上修廟宇，如蓮花形，將四園風氣，更正，如八寶聯絡，乃得吉祥，汗遂興工，將海子四面用石環砌，海眼中忽起五色雲光，現出石塔三層，用石搗擊，然後用木接蓋，空隙處鑄銅淋滿海眼，海始平。時有龍王獻洋船式樣用石堆之大招始成，汗又虔祝佛，欲將邪氣鎮壓，在昌諸銷羅倫塔堆陽四地方，接連地脉之處，建寺一百八座。（按和寧西藏賦注，在一千八百四十餘年，坐東向西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五座，閣子五片，皆銅胎鑄金，左廊下有唐公主王松贊木碑，及巴勒布王之女拜木薩之像，東南隅有甲喇噶僧拜拉本像，燃燈供奉。如意殿，番人敬曼之，系內藏古軍器烏繪，有長八九尺至一丈者，羽翼箭袋，亦甚長，殿內有明萬歷時太監楊英所立碑，碑前壁上，繪唐文芝法師，取經師弟四人像。

第七章連和中王

弄贊既晉於唐，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儒香典書疏，聞太宗伐遼遠，使祿東

贊上書曰：「天子自將度遼，舉城陷陣，指日凱旋，雖雁飛於天，無如是之速，夫鶴猶雁也，

趨治黃金爲越以獻。」高七尺，中實酒三斛，其措詞甚得體，中國文化西移於流沙外矣。唐貞觀二十

二年，助唐破中天竺，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强，討四天竺，皆北面臣之，會唐浮屠元

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元奘粗言太

宗神武、平禪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

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敬持節尉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

，皆曰無有。」戎言中國爲摩訶震旦，乃出迎禮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詔尉

衛丞李義表報之。大臣迎，傾都邑從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羣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

珠，鑾金八音，提樹芝二十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仁爲副，未至，尸羅

逸多死，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臣騎幾數十，戰不勝，皆沒，

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鄰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

西藏史六編

七

接泥婆羅，即今之尼泊爾，一名巴勒布，處西南，計程月餘，俗名別姓子，又名白布，唐初入貢，明初亦入貢，本分三部，一日布延罕，一日葉楞罕，一日庫木罕，清雍正朝入貢，後爲第爾喀所并，玄策部分進戰茶燭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者，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施仁擒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施仁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房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二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國王尸羅摩送牛馬三万頭，及司寶綴絲，迦沒路國獻異物，并上地圖，請老子像，玄策厚阿羅那順，獻關下，中國武功得吐蕃而益彰矣。

太宗既崩，贊普致書于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勤兵赴國討除之。」按唐以贊普弄贊爲韃靼都尉，封西海郡王，高宗初，封賓王。畏太宗英明，故終貞觀之世無兵禍造聞，晏安，有輕中國之心矣。

高宗永徽元年，五月壬戌，吐蕃弄贊卒，其嫡子早卒，以孫代立，號全黎跋布，幼小，祿東贊攝知國事，東贊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强大，威服氐羌，皆其謀也。

第九章祿東贊父子之英武

八

顯慶元年六月，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音俗）渾以吐谷渾內附故也。

龍朔三年五月，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田直突來求援，皆不許。吐谷渾之臣素利貴有罪

逃奔吐蕃，具吐谷渾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河汗諾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乘

車走依涼州，請徙居內地。唐食要曰：「吐谷渾自永嘉之末，始西度洮水，建國於靈光！」龍朔三年爲

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高宗以涼州都督仁泰爲青海道行軍大總管，帥右武衛將軍獨孤璽、雲

辛文陵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涼鄯相去五百八十里。六月戊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

集大使，節度諸軍，爲吐谷渾之援。吐蕃竊東營屯青海，遣使者論仲琮入見。吐蕃立國之初，有大論小

論以執國事，後因以爲貴姓。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謂親上不許，遣左衛中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

璽書，責議之。劉文祥奏曰：「臣聞王門之教，父兄之誥，豈宜以私情而忘公義？臣聞王門之教，父兄之誥，豈宜以私情而忘公義？」

麟德二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仍求赤水地畜牧，即河源之赤水也。本吐谷

渾地上不許。公卿咸曰：「若令許之，則人情安矣。」

閏三月乙亥，疏勸弓月，引吐蕃侵于閏。扶西州都督送知譙左武衛將軍曹善叔將兵救之。

咸亨二年三月庚午，從吐谷渾於蜀州浩亹水南。《漢書》地理志浩亹水東至尤吾人渠，尤吾，唐

西藏史七編

八

爲鄯州龍支縣，水經注：「涇河出羌吾西北塞外，東逕浩亹縣故城南，又東流注于涇水，俗呼爲門門河。」吐谷渾與吐蕃之疆，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狹，尋徙鄯州，以其部落置安樂州，以可汗諸易妹爲刺史，吐谷渾故地，皆入於吐蕃。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地處風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當自下而起，因人有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逼逼涼州，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矣。未遣都水使者，貢仁貴更于吐蕃。」（按仲琮所答深得外交三昧，勿謂秦無人也。）

上元二年正月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深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鄰好，上不許。（按吐蕃且戰且和，東贊大是可見。）元年正月，吐蕃殺突厥都督侍郎，署行伍，為比部員外郎，軍僕少卿，改秦州刺史，尚書儀鳳元年一月，吐蕃寇鄯州，鄯州大都督相王詮爲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八月，吐蕃寇疊州。三年五月，吐蕃寇扶州之臨河鎮，鎗頭將杜季良令資善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委昇

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李昇而去。李昇復帥衆拒守，詔以李昇爲遼寧將軍。八月，命劉仁軌鎮洮河軍。

今直中書省仗內供奉按魏元忠後爲名臣可見大學中大有人材乃不負國家養士之厚意

鄆州城內有烏流軍。十二月，詔大發兵討吐蕃。三年正月，以李敬文代劉仁軒爲遼河道大總管，安撫大使仍兼校鈞。鄆州都督又命益縣大都督府長史李孝遠等發鉞河南南兵以赴之。七月，李敬文奏破吐蕃於龍文。龍文縣屬鄆州。九月丙寅，至欽立，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石倚、大將軍彭城傳公劉審禮以吐蕃所虜，尋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頃於議所所攻破，立懦怯按

兵不救臣當盡戰沒復還走亡賴於承風嶺。承風嶺在鄜外廣成縣西南東北去鄜三百十二里故
叶谷渠界之。阻泥溝以自固。唐兵高岡以伏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南面帥敗死之士五百人襲
堅房營。虜衆潰。可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收餘衆還鄜州。審諸子曰：「公無歸。」因詣請入。吐蕃贈其妻
改號太子。易從謀。吐蕃之北。子審禱已病卒。易從夜哭之。不絕聲。吐蕃良民之。還其尸。易從徒步賈之。
上嘗黑齒常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元河源軍節使。李徵之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
語。從軍次。敗。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撫因命使。使於吐蕃。吐蕃將論突厥。發突厥東突厥。迎之赤黃石
城西三十里。有山。土石皆赤。北接大山。南連小雪山。號赤。赤漢去長安三千五百里。自鄯州。留城縣西
行五百里。至赤嶺。師德宣導上意。論以疏遠。貧窶。妻女悅。爲之數年。不犯邊。師德遷殿中侍御史。元河源
川。世祖以名。名之。以資財。出。所乘。皆以名。人皆謂之。唐主。一云。六。非也。蓋

軍司馬鑑知農田事上以吐蕃為憂急召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更發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宋成魏元忠上封事言策叶書之策以爲理國之要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矣首而不及經論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止之論無教河橋之既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鄧侯之師此已然之明効也古語有之人無常政俗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當富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苟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獲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獎勵不能以殊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處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更不知大體徒惜勤庸恐虛倉廩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黠鄙雖徵不可欺罔吏將無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綱定方選東寧刺繡破壞壞竃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毫吏戲一令史以謝勸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譖猶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兵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百得蓄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告爲官有彼胡庶恃馬力以爲體若聽人間市面蓄之乃是損彼之體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著其言召見

西藏史大綱

十一

初，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與吉亡之俱至興吉亡之境，遂往絕吳。興吉亡有怨，密謂海政曰：「彌射謀反，誣詆之。」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衛大將軍步眞吉，西突厥曾長彌射世爲莫賀咄薩護，貞觀中遣使立爲可汗，族兄步眞吉謀殺彌射而自立，彌射不能國，即入朝，步眞遂自立爲啜咄薩護，衆不厭去之。因亦與族人入朝，迨平西突厥沙羅鉢人朝，分西突厥地置凌池凌池，音、葛、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左衛大將軍，嵐陵部護。興吉亡可汗，押五啜咄薩部落，阿史那步眞爲右衛大將軍，凌池、都護府絕往。可汗押五啜失，卒落凌池居碎葉川西嵐陵居碎葉川東，時海政兵纔數千集，軍吏謀曰：「彌射若反，我輩無噍類。不如先擊誅之。」乃矯稱敕令，大總管肅廟數萬段賜，賜可汗及諸酋長與昔亡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亂尼滅拔、塞幹兩部亡走。（亂尼，突厥族名，滅拔、塞幹，突厥部名）突厥五部之一，拔突厥汗斤，皆失畢五部之二。海政與唐往絕追討，半之。其遺王疏勒南、月部引吐蕃之衆來飲與唐，兵弱，海政以師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皆以興吉亡爲冤，各有離心，遂往絕吳。

卒，十姓無主，有那史那都支及李邏，收其餘衆，附於吐蕃，尋寇庭州。麟德二年，疏勒弓月引吐蕃侵於國，救西州都督崔知辯。左武衛將軍曹繼叔將兵救之。咸亨元年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於闐、韃靼、烏茲接壤，城陷之，逼龜茲于闐焉。者勒歸四鎮辛亥，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莖道行軍大總管，選安

川此善資智牙在焉有選些誠左叢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卒幾十餘萬以討吐蕃且後送吐谷渾退故地郭待封先與薛仁貴並列及征吐蕃驥居其下仁貴所言待封多違之軍至大非川（自都州都城縣西行三百餘里在大非川）都將趣烏海仁貴曰烏海遠軍行甚難糧重自隨難以趨利實留二萬人_一遠兩糧於大非嶺上輜重悉資糧自吾國帥輕銳倍道夜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斬獲衆進至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謂重徐進末至烏海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大敗退走恐棄糧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詮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勢大戰唐兵大敗死傷略空仁貴待封與阿史那道真並脫身免與欽陵約而退因湊滅吐谷渾數大司麌裴彥璽即軍按其敗狀牒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欽陵姓薛氏其父東突厥曉兵_一吐蕃_一贊_一以國事委_一講兵訓師雅有節制吐蕃并兼諸羌雄霸河西土東贊有力焉有子五人及東贊死欽陵兄弟復專其國欽陵弟贊悉多子勃略皆有才略三弟將兵居外鄉國畏之

西藏史大綱

十一

卷之三

十一

武后垂拱元年十一月癸卯，命大羽尚書韋待價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四年，武后欲發染
蠻巴薩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爲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嘗爲
盜。今二日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擅殺滅，必烽起爲盜。西山盜起，西山在成都西，松茂二州都督府所
統，麻州皆西山光也。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始矣。臣聞吐蕃
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陰不遠勞，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隙道，使其攻奔亡之種。
爲蜀導以攻，遂是借寇兵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
僥幸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荷糧財，不足以富國。徒爲虧費，無益旌德。凡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
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光
戎已有，毒盜在其中矣。且蜀人耗劣，不督兵戰。山川阻礙，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
及百年。蜀爲戎矣。國家近陲，安北拔萃于奔突厥，於盛唐，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
在廣地也。令山東亂關隴弊而徇貪夫之譏，謀動甲兵，興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驕兵顛陛下然
計之，既而復不果興。

四總成以李傑爲武威軍節度使。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增兵勦吐蕃十月復取四鎮道安西都護府於諸王發兵戍之。

廷戰二年一月以董師德爲河源等檢校營田大使。一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數論贊刃突厥可汗岱子等於冷泉及大嶺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

二年七月吐蕃寇邊境以王孝傑爲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越明年一月甲寅以董師德爲肅邊道行軍副總管三月壬子李傑率師襲突厥將許欽陵襲要擊於素羅汗山（在涼州界）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爲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

萬歲通天二年吐蕃逼涼州都督許欽明拒戰。爲所虜。九月吐蕃大論欽陵遣使請和。太后遣前梓州刺史張事先朝結好通親。荷榮承寵本期傳之永代。秉於無窮。論不墓守。舊恩中致猜阻。無故自絕。日尋弋弋。屢犯我河隴。援接我鄙。且父通之子絕之。豈爲孝乎。父母之子。叛之豈爲忠乎。然論之英發藉甚。遇外名。行軍謂總管。三月壬子李傑率師襲突厥將許欽陵襲要擊於素羅汗山（在涼州界）唐兵大敗。孝傑坐

吐蕃戰敗堅壁待覓既無船梯之策狼狽失據士卒躁急曰「甚衆乃可軍還太后大怒丙子特除名流
繡州刺史。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安西副都護侯休羣收其餘衆安撫西土尋以休羣爲西州都督
復授西州刺史。舊傍時昔等三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來降。以傍時昔爲浪穹州刺史。令統其衆。(南詔六部號第六語浪穹詔其一也)。詔授欽陵兄弟但有武略而無安民之術。故傍時昔等及黨項部落相次來
附。

境臨者交爭豈不休哉以四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或時稱善或時歸漢斯皆類多翻覆伏乞罷恩詔弘
拔去鎮守分離屬國各建侯王使其國君人自爲守既不款漢又不屬善豈不人免憂虞荒
原甚。振曰十姓四鎮本將鎮靜戎落以撫寧西土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今奚擬而有憂虞乎論曰
使人此詞誠爲實論然緣邊守將多好功名見利而動罕守誠信此蕃國之所爲深憂也振曰十姓諸部
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爲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
顧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據陵食旨無厭謹陳利害竊竊諸部以爲漢邊患耶陵雖識不逮遠請爲使人
明之陵若愛漢土地食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遯漢遠其去中州者三四十里必有報矣何不爭利於此
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墮漢廣莽殊異中國安有爭地於漢里外而能爲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
豈然也但中州人士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爲漢并雖大海之外穹壠不廢減矣今吐蕃塊然獨
在者非漢不貪其土地不愛其人民陵兄弟小心謹密得保守之耳而十姓中五咄陸諸部落僻近安
西是與吐蕃頗爲遠俟斤諸部密近蕃境所服者唯界一磽騎士騰突旬日即可以蹂躪蕃庭爲吐
蕃之巨蠶者唯斯一隅月烏海黃河闊源阻深風土疫疾繼有謀夫猛將亦不能爲蕃患矣故陵無敢謀
求西邊沙路坦遠更慢故縱羸兵庸將亦易以爲蕃也以陵有此請實非欲侵漁諸部以生心於漢漢陵
西藏史大綱

西藏史大綱

若貨布謀漢之屢有伺隙之意叫甘涼右地暨於積石此道綿細幾二千里其廣者不過三百里猶者
幾百里陵若遣兵或出張掖或出玉門使大囬春不遑程旅無所獲五六歲或可斷漢右界矣又何以
爲惡所易而義斯難乎此足明陵心委往者高宗以劉蕡有青海之役乃使黃仁素賈守義卒和陵之
上下將士咸無猜忌故邊守不戒嚴和事曾未嘗以爲奸功名人崔知辯從五俟斤路乘我閒隙瘡痍我
乘驛掠牛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危懷和事矣今之此求伯懼好功名者之吞噉冀此爲輪屏以
廣之實非有他懷焉振曰茲事漫汗體大非末吏所能用論高登使奉表以聞取教於望王陵乃令郎宗
乞思若爲使振曰今遣使之後固不可更犯漢遂且使前後入朝不時遣者良以窮士之後兵仍犯漢
故朝廷躊躇曰是給我也以爲慎謹不以爲使人遂遷延無斬今若蹕前陵塞是故陷所去使人執謂諸
和也陵俛首蹶踏久之曰陵與國人相恨崔知辯之前事若嘗有此舉以處好功名者之來侵比實以選
錄騎士三萬分路北師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安可相違即罷兵散卒遂指天爲信斯具之表
乞思若至時朝廷以四鎮十姓事欲罷則有所顧慮沈吟久之莫能決振爲役夏奉
戎竭內事外非計之得乃獻疏曰臣聞利或生害亦有利國家奄有天下國亂人荒而萬機百揆之中
最難消息唯吐蕃與突厥受命是將有利於中國若圖之不審則害亦隨之如妨害有方則利亦隨之今

十三

西藏史大綱

欽陵所過唯分裂十姓地界抽去四鎮兵防此是欽陵初論者若以爲可允則當分明斷決之若以爲不可允則盡設策以禦之終不可直拒絕以阻其意使與邊患也臣竊料此事關寵動靜之機當可輕舉
織使彼既和未絕則其惡亦不得窮且諸借人事爲比設如人家遭盜一則寇其外落主
人必不先於外寇而要在內室何則以內患近而外患遠也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內患者甘涼瓜
肅是復圖之人事屯田向三十年臣料其力用久竭弊矣脫一朝甘涼有不虞此中當培廣調發耶臣
竊謂之不知朝廷以爲何如夫善爲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今議事者拘近患而廢恤務
遠患而是貪臣愚竊固識厥策必以四鎮殷重事不可依何不言坐以答之如欽陵云四鎮諸部與蕃界
接壤密近蘭州金城郡涇今西平郡北爲漢患實在茲輩斯今國家之所要者今宜輯陵云國家非
捨四鎮不棄此以扼蕃國之尾分蕃國之力使不得并兵東侵今若領委之於蕃恐勢力強易爲東擾必
實無害則宜遠漢吐蕃等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俟斤部落當以與蕃如此足塞陵口而和事未全絕如
此小有詭則曲在彼兼西諸國坎附歲久論其情義若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
實遲有分襲亦恐傷諸國之意非制取之算待禦損益知其利便足以有報如此則和亦未爲絕更使彼
蕃憑恃其援是亦誘人之方伏願省擇使無遺策以惠百姓也太后從之見杜佑通典元振又上言吐
蕃應撫就撫是亦誘人之方伏願省擇使無遺策以惠百姓也太后從之見杜佑通典元振又上言吐

十四

蕃百姓狃於舊成早願和親欽陵利於誠兵專制獨不欲歸欽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
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服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疑禍亂內
興矣太后深然之見道家所傳曰「凡作亂者必有過失」論欽陵必欲將四鎮及益州通市乃和親朝廷不許制書至河源叫言要師德坐之曰卿書到彼必入寇
奈何若察御史尚陽張彥光時按河源積石諸軍謂師德曰但督制書廣必狐疑吾乃先賈之備廣主必
不捷矣師德從之欽陵入寇果無功由是得罪於其國見御史臺記
初吐蕃善惡猶有悉弄尙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制事諸弟握兵今據方面
對據常居東邊爲中國患者垂三十年器弩弄浸長欲自得國漸不平陰與大臣論謀謀之會欽陵
方提兵居外賛普詐言出獵即勒兵執其羣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告欽陵賛要不受命贊普自帥衆討
未戰欽陵兵潰自殺其裨將左右同殺者百餘人其弟贊先在東境於聖曆二年四月帥所部千
餘人來降太后命左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掘與河源軍大使裴斐（羌族）令卿將騎迎之以贊亟爲特
詔歸德王贊要之兄弟游布支等來降以贊布支爲羽林衛員外大將軍封安國公欽陵子弓仁以所
持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鈴衛將軍酒泉郡王壬辰以贊即爲天兵軍副大總管仍守豐右

使專掌懷撫吐蕃降者七月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十月丙戌論貢娶王都太后記待賞賜甚厚以爲右衛大將軍使將其突厥守洪源谷（詔諭東賈父子將兵數十年豈英豪也）乃移爲其國所誅兄弟及子均爲遁臣英雄末路大抵如是僥幸不戢自焚佛言好殺之報良有以也

第十章 中國與吐蕃之互爲消長

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昌尤爲顯著吐蕃自欽陵昆季或殺或亡自壞長城國勢因以不振適值初唐全盛之時將相皆有奇才異能和戰皆有可紀爰敘中宗以來至開元全盛之初觀其得失以爲金鑑景龍三年十二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婆葛自立爲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遜等帥衆初婆葛既代烏質勒弑衆父時故突厥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衆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令脫身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亦制於人手方今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婆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按默阿史那彌射之孫元慶之子）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杜環經行記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陽山去磧勒三千餘里而去石國千餘里）旣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臨

西藏史大綱

十五

西藏史大綱

十六

可汗（西突厥先有十姓今併咽陁葛邏莫賀達干都監支爲十四姓）三年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便宗楚客紀處訥遣洩我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謂受國賄而陷之以改娶高麗也）故事大臣被彈削職追出（俠首爲倚靠者爲德立於朝廷待罪王是楚客更復奚作色目臥忠隱爲疏所譖上竟不窮問命究結爲兄弟以利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按周以悌借外兵以長亂宗楚客等受賄財而排正論表處事國事不容諱而天子猶以和解之中宗之黑白不分宜其爲母所制爲妻之殃矣神功元年冬閏十月甲寅以幽州節度使狄仁傑上疏以爲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滻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之所以阻夷狄而隔中外也自興霸所紀至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棄之矣詩人矜憐伐於大原美化行於汎淵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城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貨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以繼苟求冠帶演夷之經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殆天下潰蕩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爲天所祐近者固家賴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令關東飢餓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蠶猶不毛之地乖子養育生之道也

昔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常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帥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苦憚勞人力也

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

遠及勞人之後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事事稱官立阿史那斛瑟羅爲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

突厥東省軍費於黃方並用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蠻蠻較長短哉但

當勦邊兵誰守備遠斥振索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

執清野則寇無所犯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顧躊之虛淺入必無寇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

矣三賊二擣者謂突厥吐蕃等雖不行識者是之

聖歷元年四月辛丑以妻飾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營田事

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蜀州漢江源水陽之地李雄置江源郡晉爲晉源縣隋廢郡以縣貢益

州至拱二年分置蜀州）路險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東之上言以爲姚州本京牢之國荒外絕域山

高深國家極武德四年以漢益州郡之宜南縣地置姚州以其人多姓姚故也舊志至京師四千九百

里麟德元年移并棣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墾夷肝腦塗地

臣頃爲國家惜之請廢姚以歸常州歲朝觀同之著國溫南諸鎮亦皆廢省於淮北置關百姓非奉使

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久視元年閏七月丁酉吐蕃將翹莽布支寇涼州圍昌公（昌公縣即漢武威縣晉松呂光改爲昌松）

臨右諸軍大使唐休環與戰於洪源谷翹莽布支兵甲鮮卑休環謂諸將曰諸君既死翹莽布支新爲將

不習軍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爲諸君破之乃改甲先陷陣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

級獲二裨將荀道庚皮以魏元忠爲麾下諸軍大使擊斬吐蕃

長安元年十一月以主客郎中郭元振爲涼州都督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唐制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

厥吐蕃頻侵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設口置和戎城北壘磧中置白亭軍（杜佑曰白亭守

提在涼州城西北五百里）控其衝要拓境五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命甘州刺史李漢通

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收民而坐其耕）一穢糧數十斛積軍糧支

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夏長安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二年九月已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求和娶永安論彌薩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環入朝亦預宴

彌薩屢疑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滅之之太后擢休環爲右武威金吾二衛

大將軍休環辭不許自矯石以西臨四鎮縣一百四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史言解琬

人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三年四月吐蕃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以求昏七月庚戌以夏官尚書檢討涼州都督唐休環同鳳閣常

臺三品

是年吐蕃南境諸部泥婆羅門等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按杜佑通典作乞黎拔布

其王作乞黎拔布悉弄龍常以通典爲是）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突厥諸葛爲贊普生七年吳祖母祿

沒氏攝位史言諸葛既死吐蕃國勢稍衰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龍入貢可敦又請宗俄

求婚中宗神龍二年閏月丙午制金城公主開府置官屬（上所養雍王守禮女）尋以妻吐蕃贊普

三年十二月吐蕃使其大首領瑟瑟告身贊咄（吐蕃官章飾有五等瑟瑟一金三金飾銀上四銀五

熟銅各以方圓三寸褐上裝之安禮前以別貴賤一金告身尚飲膳以下來迎金城公主譯者云贊咄猶

此左僕射飲膳猶此侍中（見文館記）

睿宗景雲元年正月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騎衛大

將軍楊矩送之已卯上自送公主至平縣二月癸未還宮改半縣爲金城縣又改其地爲鳳臺鄉館

尉里賜公主歸曾難伎甚厚公主至吐蕃爲之別築城以居之時吐蕃外雖和而陰衝怨十一月置河西

西藏史大綱

十八

西藏史大綱

十九

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唐制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支度自爲一司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凡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開置屯田以益軍需於是又有營田使（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

置州縣重稅之黃門侍郎徐堅以爲不可不從知古發創南兵築城因欲誅其黨僚掠子女爲奴婢羣蠻怒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以其尸祭天進攻蜀漢詔雲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州道討

擊使率兵擊之吐蕃以鐵炬梁漆潑水通西河九徵發鉏夷城健鋒杜於漢池以勒安西都護張玄

皆侵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置涼州督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九曲者去積石山三百里水草良畜畜牧蓋即漢大小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涼州大漢門等城以守）

自是益盛張益入寇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一月五月己酉吐蕃相疊達延遣宰相蕃請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爲朔方大總

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姚崇等復疊達延